

## 第五卷

## 少昊

少昊以金德王，母曰皇娥，處璇宮而夜織，或乘桴木而晝游，經歷窮桑、滄茫之浦。時有神童，容貌絕俗，稱為白帝之子，即太白之精。降乎水際，與皇娥宴戲，奏娟之樂，游漾忘歸。窮桑者，西海之濱，有孤桑之樹，直上千尋，葉紅椹紫，萬歲一實，食之，後天而老。

帝子與皇娥泛於海上，以桂枝為表，結薰茅為旌，刻玉為鳩、置於表端。言鳩知四時之候，故春秋傳曰，司至是也。今之相風，此之遺象也。帝子與皇娥並坐，撫桐峰梓瑟，皇娥倚瑟而清歌曰：

天清地曠浩茫茫，萬象回薄化無方。

天蕩蕩望滄滄，乘桴輕漾著日傍。

當其何所至窮桑，心知和樂悅未央。

俗謂遊樂之處為桑中也，《詩》中《衛風》云：「期我乎桑中」。蓋類此也。帝子答歌曰：

四維八埏眇難極，驅光逐影窮水域，

璇宮夜靜當軒織，桐峰文梓千尋直。

伐梓作器成琴瑟，清歌流暢樂難極，

滄湄海浦來棲息。

及皇娥生少昊，號曰窮桑氏，亦曰桑丘氏。至六國時，桑丘子著陰陽書，即其餘裔也。少昊以主西方，一號金天氏，亦曰金窮氏。時有五鳳隨方之色，集於帝庭，因曰鳳鳥氏。金鳴於山，銀湧於地，或如龜蛇之類，乍似人鬼之形。有水屈曲，亦如龍鳳之狀。有山盤織，亦如屈龍之勢。故有龍山龜山鳳水之目也。亦因以為姓，末代為龍丘氏，出班固《藝文志》。蛇丘氏，出西王母《神異傳》。

## 妲己

商王紂名受，貌美而資辯捷疾，聞見甚敏，材力過人。手格猛獸，嘗倒曳九牛，撫梁易柱。智足以拒諫，言足以飾非。矜人臣以能，高天下以聲，以為皆出己之下。好酒淫樂，嬖於有蘇之美女妲己，惟嬖己言是從。於是使師涓作新淫之聲，北里之舞，靡靡之樂。益收狗馬奇物，廣沙丘苑台，多取野獸飛鳥置其中，大聚樂戲於沙丘。以酒為池，懸肉為林，使男女裸相逐，為長夜之飲。鄂侯、西伯昌、九侯為三公。九侯有好女人之紂。九侯女不喜淫，紂怒殺之，而醢九侯。鄂侯爭之，強辯之疾，並脯鄂侯。西伯聞之竊歎，崇侯虎知之以告紂，紂囚西伯里九年。西伯之臣闕夭之徒，求有莘氏之美女，驪戎之文馬，有熊九駟，珍奇怪物，因殷嬖臣費仲獻之紂，紂大悅曰：「此一物足以釋西伯，況其多乎。」乃赦西伯，賜之弓矢斧鉞，得專征伐。

師延者殷之樂人也，拊一弦琴，則地抵皆升；吹玉律，則天神俱降。紂淫於聲色，乃拘師延於陰宮，欲極刑慘。師延既被囚係，奏清商流徵蕩角之音，司獄者以聞於紂，紂猶嫌曰：「此乃淳古遠樂，非餘可聽說也。」猶不釋。師延乃更奏迷魂淫魄之曲，以奉清夜之娛，乃得免炮烙。周武王興師，師延赴濮流而逝，或云死於水府。

## 周昭王

二十四年，涂修國獻青鳳丹鵲，各一雌一雄。孟夏之時，鳳鵲皆脫易毛羽，聚鵲翅以為扇，緝鳳羽以飾車蓋也。扇一名游飄，二名翻，三名虧光，四名仄影。時東甌獻二女，一名延娟，二名延娛，使二人更搖此扇，侍於王側，輕風四散，冷然自涼。此二人辯口麗辭，巧善歌笑，步塵上無跡，行日中無影。

及昭王淪於漢水，二女與王乘舟，夾擁王身同溺於水，故江漢之人到今思之，立祀於江。數十年間，人於江漢之上，猶見王與二女乘舟戲於水際。至暮春上巳之日，禊集詞間，或以時鮮甘味，彩蘭杜包裹以沉水中，或結五色紗囊盛食，或用金鐵之器，並沉水中，以驚蚊龍水蟲，使畏之不侵此食也。其水旁號曰招抵之詞，綴青鳳之毛為二裘，一名煩質，二名暄肌，服之可以卻寒。至厲水流於彘，彘人得而奇之，分裂此裘，遍於彘上。罪人大辟者，抽裘一毫以贖其死，則價值萬金。

## 穆王

穆王即位三十二年，巡行天下，馭黃金碧玉之車。旁氣乘風，起朝陽之岳，自明及晦，窮寓縣之表。有書史十人，記其所行之地。又副以瑤華之輪十乘，隨王之後，以載其書也。王馭八龍之駿，一名絕地，足不踐土；二名翻羽，行越飛禽；三名奔宵，夜行萬里；四名超影，逐日而行；五名逾輝，毛色炳耀；六名超光，一形十影；七名騰霧，乘雲而奔；八名夾翼，身有肉翅。遞而駕焉，按轡徐行，以匝天地之域。王神智遠謀，使毅跡遍於四海，故絕異之物，不期而自服焉。

三十六年，王東巡大騎之谷，詣春宵宮，集諸方士仙術之要，而螭鵠龍蛇之類奇種，憑空而出。時已將夜，王設長生之燈以自照，一名恒輝。又列潘膏之燭，遍於宮內。又有鳳腦之燈。又有冰荷者，出冰壑之中，取此花以覆燈，七八尺不欲使光明遠也。西王母乘翠鳳之輦而來，前導以文虎文豹，後列雕麟紫麋，曳白玉之履，敷碧蒲之席、黃莞之薦，共王張高會。薦清澄琬琰之膏以為酒。又進洞淵紅花，州甜雪，昆流素蓮；陰歧黑棗，萬歲冰桃千年碧藕，青花白橘。素蓮者，一房百子，凌冬而茂。黑棗者，其樹百尋，實長二尺，核細而柔，百年一熟。

## 褒姒

夏后氏衰，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：「余褒之二君。」夏帝卜殺之。與去之，與止之，莫肯從。詭其禍於四方，乃集而

幣而策告之，龍亡而在，積而藏之。夏亡，傳此器於殷。殷亡，又傳此器於周。比三代莫敢發之。至厲王之末，發而觀之，流於庭，不可除。厲王使婦人裸而噪之，化為玄黿，以入王后宮。後宮之童妾，既甃而遭之，既笄而孕，元夫而生子，懼而棄之。宣王之時，童女謠曰：「弧箕服，實亡周國。」於是宣王聞之。有夫婦賣是器者，宣王使執而戮之。逃於道，而見向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，聞其夜啼。哀而收之。夫婦亡奔於褒，褒人有罪，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贖罪。棄女子出於褒。是為褒姒。當幽王之三年，王之後宮，見而嬖幸之，生子伯服，竟廢申后及太子，以褒擬為后，伯服為太子。太史伯陽曰：「禍成矣，無可奈何。」褒姒不好笑，幽王欲其笑，誘之萬方，故不笑。幽王為烽隧犬鼓。有寇至，則舉烽火。諸侯悉至，至而無寇，褒姒乃大笑。幽王悅之，為數舉烽火。其後不信，諸侯益亦不至。申后之父申侯怒，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，幽王舉烽火徵兵，兵莫至，遂殺幽王驪山下，虜褒姒，盡取周賂而去。

### 夏姬

夏姬者，陳大夫夏徵舒之母，而御叔之妻也。陳靈公元年，徵舒已為卿。十四年，靈公與大夫孔寧、儀行父皆通於夏姬。衷其服以戲於朝。泄冶諫曰：「君臣淫亂，民何效焉？」靈公以告二子，二子請殺泄冶，公弗禁，遂殺泄冶。十五年，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，公戲二子曰：「徵舒似汝。」二子曰：「亦如公。」徵舒怒。靈公罷酒出，徵舒伏弩廡門，射殺靈公。孔寧、儀行父皆奔楚。明年，楚莊王伐陳，誅徵舒，欲納夏姬。申公巫臣曰：「不可。君召諸侯，以討罪也。今納夏姬，貪其色也。貪色為淫，淫為大罰。若興諸侯，以取大罰，非慎之也。王其圖之。」王乃止。子反欲娶之，巫臣曰：「是不樣人也。是天子蠻，殺御叔，弑靈侯，戮夏南，出孔、儀，喪陳國，何不祥如是！人王實難，其有不獲死乎。天下多美婦人，何必是。」子反乃止。王以與連尹襄老。襄老死於，不獲其屍。其子黑要焉。巫臣使道焉，曰：「歸，吾聘汝。」又使自鄭召之曰：「屍可得也，必來逆之。」姬以告王，王問諸屈巫，對曰：「其信知之父，成公之嬖也，而中行伯之季弟也，新佐中軍，而善皇戍，甚愛此子。其必因鄭而歸子，與襄老之屍以求之。鄭人懼於之役，而欲求媚於晉，其必許之。」王遣夏姬歸。將行，謂送者曰：「不得屍，吾不返矣。」巫臣聘諸鄭，鄭伯許之。及共王即位，將為陽橋之役，使屈巫聘於齊，且告師期。巫臣盡室以行，申叔跪從其父。將適郢，遇之曰：「異哉。夫子有三軍之懼，而又有桑中之喜。且將竊妻以逃者也。」及鄭，使介反幣，而以夏姬行。將奔齊，齊師新敗。曰：「吾不處不勝之國。」遂奔晉，而因卻至以成於晉，晉人使為邢大夫。

按《列女傳》，夏姬狀美好，老而復少者三，三為王后，七為夫人，公侯爭之，莫不迷惑失意，又曰：「姬，雞皮三少，善彭老交接之術。」

### 越王

越謀滅吳，畜天下奇寶、美人、異味進於吳。殺三牲以祈天地，殺龍蛇以祠川岳。矯以江南億萬戶民輸吳為傭保。越又有美女二人，一名夷光，二名修明（即西施、鄭旦之別名），以貢於吳。吳處以椒華之房，貫細珠為簾幌，朝下以蔽景，夕卷以待月。二人當軒並坐，理鏡靚妝於珠幌之內，竊窺者莫不動心驚魂，謂之神人。吳王妖惑忘政，及越兵入國，乃抱二女以逃吳苑。越軍亂入，見二女在樹下，皆言神女，望而不敢侵。今吳城蛇門內，有朽株尚為祠神女之處。初越王入國，有丹鳥夾王而飛，故勾踐人國，起望鳥台，言丹鳥之異也。范蠡相越，日致千金，家童閒算術者萬人，收四海難得之貨，盈積於越都，以為器，銅鐵之類，積如山之阜，或藏之井塹，謂之寶井。奇容麗色溢於閨房，謂之游宮。歷古以來，未之有也。

### 燕昭王

王即位二年，廣延國來貢善舞者二人。一名旋娟，一名提謨，並玉質凝膚，體輕氣馥，綽約而窈窕，絕古無倫。或行無跡影，或積年不饑。昭王處以單綃華幄，飲以珉之膏，飴以丹泉之粟。王登崇霞之台，乃召二人徘徊翔舞，殆不自支。王以纓拂之，二人皆舞，容冶天麗，靡於鸞翔，而歌聲輕。乃使女伶代唱其曲，清響流韻，雖飄梁動木，未足嘉也，其舞，一名縈塵，言其體輕與塵相亂。次日集羽，言其婉轉若羽毛之從鳳。未曲曰旋懷，言其支體纏曼，若人懷袖也。乃設麟文之席，散莖蕪之香。香出波戈國，浸地則上石皆香，著朽木腐草莫不鬱茂，以熏枯骨則肌肉皆生。以屑噴地厚四五寸，使二女舞其上，彌日無跡，體輕故也。時有白鸞孤翔，銜千莖穗於空中，自生花實，落地則生根葉，一歲百獲，一莖滿車，故曰盈車嘉穗。麟文者，錯雜寶以飾席也，皆為雲霞麒麟之狀。昭王復以衣袖麾之，舞者皆止。昭王知其神異，處於崇霞之台，設枕席以寢宴，遣侍人以衛之。王好神仙之術，玄天之女托形作此二人。昭王之末，莫知所在，或云游於漢江，或伊洛之濱。

### 齊襄王

齊閔王之遇殺，其子法章變姓名，為莒太史家傭夫。太史效女奇法章之狀貌，以為非常人，憐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。莒中及齊亡臣相聚，求閔王子，欲立之。法章乃自言於莒。共立法章為襄王。襄王立，以太史氏女為王后，生子建，太史敦曰：「女無媒而嫁者，非吾種也，污吾世矣。」終身不睹君王后。君王后賢，不以不睹之故失人子之禮也。襄王卒，子建立為齊王，君王后事秦謹，與諸侯信，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，不受兵。秦昭王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：「齊多智而解此環不？」君王后以示群臣。群臣不知解，君王后引錐椎破之，謝秦使曰：「謹以解矣。」及君王后且卒，誠建曰：「群臣之可用者某。」建曰：「請書之。」君王后曰：「善。」取筆犢受言，君王后曰：「老婦已忘矣。」

### 春申君

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，求婦人宜子者，進之甚眾，卒無子。趙人李園，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，聞其不宜子，恐又無寵。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，已而謁，歸，故失期。還謁，春申君問狀，對曰：「齊王遣使求臣女弟，與其使者飲，故失期。」春申君曰：「聘人乎？」對曰：「未也。」春申君曰：「可得見乎？」曰：「可。」於是園乃進其女弟，即幸於春申君。知其有娠，園乃與其女弟謀，園女弟乘間說春申君曰：「楚王之貴幸君，雖兄弟不如。今君相楚王二十餘年，而王無子，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，即楚王更立，彼亦各貴其所親，君又安得長有寵乎？非徒然也？君用事久，多失禮於王兄弟，兄弟誠立，禍且及身，奈何以保相印，且樂之對

乎？今妾自知有身矣，而人莫知。妾之幸君未久，誠以君之重，而進妾於楚王，王必幸妾，妾賴天而有男；則是君之子為王也，楚國封盡可得，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。」春申君大然之，乃出園女弟謹舍，而言之楚王，王召入幸之。遂生子男，立為太子，以李園女弟立為王后。楚王貴李園，李園用事。李園既入，其女弟為王后，子為太子，恐春申君語泄而益嬌，陰養死士，欲殺春申君以滅口，而國人頗有知之者。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，考烈王病，朱英謂春申君曰：「世有無妄之福，又有無妄之禍，今君處無妄之世，以事無妄之主，安不有無妄之人乎？」春申君曰：「何為無妄之福？」「君相楚二十餘年矣，雖名為相國，實楚王也，五子皆諸侯相。今王疾甚，旦暮崩，太子衰弱，疾而不起，而君相少主，因而代立，當國如伊尹、周公，玉長而反政，不即遂南面稱孤，因而有楚國，此所謂無妄之福也。」春申君曰：「何謂無妄之禍？」曰：「李園不治國，王之舅也，不為兵將，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。楚王崩，李園必先人。據本議制斷君命，秉權而殺君以滅口，此所謂無妄之禍也。」春申君曰：「何謂無妄之人？」曰：「君先仕臣為郎中，君王崩，李園先人，臣請為君其胸殺之，此所謂無妄之人也。」春申君曰：「先生置之，勿復言也。李園軟弱人也，僕又善之，又何至此。」朱英恐，乃亡去。後十七日，楚考烈王崩，李園果先人，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。春申君後人，止棘門，園死士夾刺春申君，斬其頭，投之棘門外。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，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，而入之王，所生子者，遂立為楚幽王也。

### 中山陰后

陰姬與江姬爭為后，司馬喜謂陰姬公曰：「事成則有土得民，不成則恐無身，欲成之，何不見臣乎？」陰姬公稽首曰：「誠如君言，事何可預道者？」司馬喜即奏書中山王曰：「臣聞弱趙強中山。」中山王悅而見之，曰：「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。」司馬喜曰：「臣願之趙，觀其地形險阻，人民貪富，君臣賢不肖，商敵為資，未可預陳也。」中山王遣之。見趙王曰：「臣聞趙天下善為音，佳麗人之所出也。今者臣來，至境人都邑，觀人民謠俗，容貌顏色，殊無佳麗美好者。以臣所行多矣，周流無所不至，未嘗見人有中山陰姬者也。不知者特以為神人，言不能及也。其容貌顏色，固已過絕人矣，若其眉目准頰，權衡犀角偃月，彼乃帝王之後，非諸侯之姬也。」趙王意移，大悅，曰：「吾願請之何如？」司馬喜曰：「臣竊見其佳麗，口不能元道爾。即欲請之，是非臣所敢議，願王元泄也。」司馬喜辭去。歸報中山王曰：「趙王非賢王也，不好道德而好聲色，不好仁義而好勇力。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。」中山王作色不悅。司馬喜曰：「趙，強國也，其請之必矣，王如不與，即社稷危矣，與之巨為諸侯笑。」中山王曰：「為將奈何？」司馬喜曰：「王立為后，以絕趙王之意。世無請后者，雖欲得請之鄰國，不與也。」中山王遂立為后，趙王亦無請言也。

### 秦宣太后

秦宣太后愛魏丑大夫。后病將死，出令曰：「為我葬，必以魏子為殉。」魏子患之。庸芮為魏子說太后曰：「以死者為有知乎？」曰：「無知也。」曰：「若太后之神靈，明知死者之無知矣，何為空以生所愛，葬於無知之死人哉。若死者有知，先王積怒之日久矣。太后救過且不贖，何暇私魏丑夫乎？」太后曰：「善。」乃止。

### 呂不韋

呂不韋者，陽翟大賈人也。往來販賤賣貴，家累千金。秦昭王四十年，太子死。其四十二年，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。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，安國君有甚愛姬，立以為正夫人，號曰華陽夫人，華陽夫人無子。安國君中男名子楚，子楚母曰夏姬，母愛子楚，為秦質子於趙。秦數攻趙，趙不甚禮子楚，子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，車乘進用不饒，居處困不得意。呂不韋賈邯鄲，見而憐之曰：「此奇貨可居。」乃往見子楚說曰：「吾能大子之門。」子楚笑曰：「且自大君之門，而乃大吾門。」不韋曰：「子不知也，吾門待子門而大。」子楚心知所謂，乃引與坐，深語。不韋曰：「秦王老矣，安國君得為太子，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，華陽夫人無子，能立適嗣者，獨華陽夫人耳。今子兄弟二十餘人，子又居中，不甚見幸，又質諸侯，即大王薨，安國君立為王，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為太子矣。」子楚曰：「然，為之奈何。」呂不韋曰：「子貧客於此，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。不韋雖貧，請以千金為子西遊，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，立於為適嗣。」子楚乃頓首曰：「必如君策，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。」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，為進用結賓客。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，自奉而西遊秦，求見華陽夫人姊，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。因言：「子楚賢知，結諸侯，賓客遍天下。常曰：『楚也，以夫人為天。』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。」夫人大喜。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：「吾聞之，以色事人者，色衰而愛弛，今夫人事太子，甚愛而無子，不以此時早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，舉立以為適而子之，夫在則重尊，夫百歲之後，所子者為王，終不失勢，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。不以繁華時樹本，即色衰愛弛後，雖欲開一語，尚可得乎？今子楚賢而自知，中男也，次不得為適，其母又不得倖，自附夫人，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為適，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。」華陽夫人以為然。乘太子閒，從容言：「子楚，質於趙者絕賢，來往者皆稱譽之。」因涕泣曰：「妾幸得充後宮，不幸無子，願得子楚立以為適嗣，以托妾身。」安國君許之，乃與夫人刻玉符，約以為適嗣。安國君及夫人，因厚饋遺子楚，而請呂不韋傳之，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。

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，知有身。子楚從不韋飲，見而悅之，因起為壽請之。不韋怒，念業已破家為子楚，欲以釣奇，乃遂獻其姬；姬自匿有娠，至大期時生子政，子楚遂立姬為夫人。秦昭王五十年，使玉圍邯鄲急，趙欲殺子楚，子楚與不韋謀，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，得脫亡赴秦軍，遂以得歸。趙欲殺子楚妻子，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，得匿，以故母子竟得活。

秦昭王五十六年薨，太子安國君立為王，華陽夫人為王后，子楚為太子。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。秦王立，一年薨，諡為孝文王，太子子楚代立，是為莊襄王，所養母華陽後為華陽太后，真母夏姬尊以為夏太后。莊襄王元年，以不韋為丞相，封為文信侯，食河南洛陽十萬戶。莊襄王即位三年薨，太子政立為王，尊不韋為相國，號稱仲父。

秦王年少，太后時時竊私通不韋。不韋家童萬人。當是時，魏有信陵君，楚有春申君，趙有平原君，齊有孟嘗君，皆下士、喜賓客以相傾，不韋以秦之強，羞不如，亦招致士厚遇之。食客三千人。始皇帝益壯，太后淫不止，不韋恐覺禍及己，乃私求大陰人以為舍人，時縱倡樂，使其陰關桐輪而行，令太后聞之，以啖太后。太后聞，果欲私得之。不韋遂進，詐令人以腐罪告。不韋又陰謂太后曰：「可事詐腐，則得給事中。」太后乃厚賜主腐者吏，詐論之。拔其鬚眉為宦者，遂得侍太后。太后私與通，絕愛之，有娠。太后恐人知之，詐卜當避時，徙宮居雍，嘗從，賞賜甚厚，事皆決於。家童數千人，諸客求宦，為舍人千餘人。

始皇九年，有告實非宦者；常與太后私亂；生子二人皆匿之；與太后謀，曰「王即薨，以子為後」。於是秦王下吏治，具得情實，事連相國呂不韋。九月，夷三族，殺太后所生兩子，而遂遷太后於雍，諸舍人，皆沒其家而遷之蜀。王欲誅相國，為其年九上功

大，及賓客辯士為游說者眾，王不忍致法。秦王十年十月，詔免相國呂不韋。

---

[返回 >>](#) [豔異編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